

绍兴游,在被称作“世界第一座立交桥”的八字桥的码头,上了乌篷船。清风拂面,岸边居民的话语声声入耳,很快我便进入到一个好似过去年代的潮湿梦境里,但又好像只是自己在假寐!不知过去多久,同船友人说,醒醒,下船了,我定睛一看,曹可扬已在河边等我们了。我们这是

去可扬家做客,到了他家,美食美酒,相谈甚欢,可扬还赠我一件礼物,是一张他祖父珍藏过的藏书票。

可扬的祖父曹辛之先生,是“九叶派诗社”成员之一。除了是一位诗人,曹辛之也是书籍装帧大家,他历任三联书店美编室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获得过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誉——第三届韬奋出版奖。曹先生的装帧艺术素朴大方、明快简洁,清雅气息幽幽袭来。可扬赠我的这张藏书票,是四川版画家陈世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专为曹辛之先生设计的。陈世五匠心独运,构图巧妙自然。可扬说,他祖父生前很喜爱这枚藏书票。曹辛之出生于一九一七年,属蛇。藏书票的样子是一条“优美的蛇”环绕在一本黑、棕两色的书上,蛇尾灵动,好似在翻动这本书。画面中“上中下”三支笔:上面的是毛笔,代表曹先生是诗人、书法家;中间的刻刀,意指他在镌刻和竹刻上的造诣;下面一支是画笔,代表了曹先生的美术才华。回到北京后,我

第一时间将藏书票装裱好放在书房里,拍了一张照片给可扬。可扬回复:“真是好看,放在那里,好像已经很久了。”

与可扬相识之前,翻看一些老版书籍,总会看到曹辛之大名!但印象最深的是在王湜华的《晋谷谈往录》里曹先生的出现。王湜华是现代著名文史学家王伯祥的公子,因为家父的关系,王湜华跟很多作家、学者都有近身接触:梁漱溟、叶圣陶、钱锺书、启功、顾颉刚、夏承焘、赵朴初、沈从文、夏丏尊、俞平伯、曹辛之……王湜华回忆每位先辈的一言一行,都是他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还说到,他经常问这些父执“求墨宝”,没有一位不乐意相赠。在回忆曹辛之的文章里,王湜华说他曾跟曹先生学过装裱,但因为自己“笨手笨脚、粗枝大叶”而半途作废。又说曹先生才艺和风度超群,但毫无架子、平易近人,还经常自谦又带开玩笑地说:“我只是个画书皮的。”

曹辛之的笔名叫“杭约赫”。一开始,我觉得好洋气蛮西化的!遂联想到李尧棠取名“巴金”、郑振铎取名“西谛”……可是,“杭约赫、杭约赫、杭约赫”我读了几遍,发现另有奥秘,就问可扬。果然,我猜中了,那是曹辛之先生在那个年代,为了体现自己与时俱进的上进心!杭约赫——嘿哟嘿、嘿哟嘿——铿锵有力,劳动者的号子声。

## 蝶了猴

许桂林

梨树之下忙着抓蝶了猴。

蝶了猴是淮北的土语,又称知了猴或蝉蛹,也有叫爬猴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叫法,但都是蝉的幼虫。这些幼虫的卵通常在地下要生活七年。黄河故道适合梨树的生长,而数十万亩梨树则是虫卵最好的繁殖之地。成熟后的蝉卵喜欢在雨后或连续干旱后的湿润夜晚钻土而出,从树下攀援而上,最终完成蜕皮变为蝶了猴的过程。

攀附在树上的幼虫呈土黄色,有寸许长。它的外壳坚硬而光滑,在电筒光下泛着奇异的光泽。这时候只需敏捷地伸手一捏,便可将它收入袋中。

将捉到的蝶了猴倒入一盆清水里洗净,又用盐腌了。第二天便可将它们下油锅炸得金黄酥脆。那味道非常鲜美,外脆里嫩,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鲜香。

在我的感受里,淮北夏天的蝉鸣真的很有特色。它们在树上有时候集体发声,聒噪的声音震耳欲聋;有时候却是高一声低一声的潜吟低唱;也有有的时候是长长的鸣叫,更像长长的叹息,却又会戛然而止,只剩下风声摇曳着树枝。整个大自然被它们搅得躁动不安。

在黄河故道的梨园里感受淮北的夏天,好像时空特别地漫长,从白天到夜里,鸣蝉振动着腹部的鼓膜,仿佛永远不知疲倦地高唱着,给予整个夏天以热烈的生命力。我曾经想,也许是它们在地下困顿得太久了,才会在阳光下这么纵情地歌唱吧。

1939年7月,我的父亲卢誉驹在抗大学习刚毕业,从加拿大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也来到了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在野战医院,白求恩需要懂得战地医学专业知识或英语水平更高一点的翻译。于是,我的父亲因从小在吉隆坡的英文学校读书,英文功底好,中央军委卫生部便把他调派给白求恩当翻译,跟随白求恩在晋察冀前线救治伤病员。

有一张十分有名的照片画面上白求恩正在离前线仅五里地的村中小庙里为伤员做手术,这一画面记录了我为父亲当时在场的一次亲身经历。大炮和机关枪就在耳边咆哮着,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手术室周边,爆炸开来,震得小庙屋顶上的瓦片咯咯

## 书·旅·人

钟立风

公子,因为家父的关系,王湜华跟很多作家、学者都有近身接触:梁漱溟、叶圣陶、钱锺书、启功、顾颉刚、夏承焘、赵朴初、沈从文、夏丏尊、俞平伯、曹辛之……王湜华回忆每位先辈的一言一行,都是他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还说到,他经常问这些父执“求墨宝”,没有一位不乐意相赠。在回忆曹辛之的文章里,王湜华说他曾跟曹先生学过装裱,但因为自己“笨手笨脚、粗枝大叶”而半途作废。又说曹先生才艺和风度超群,但毫无架子、平易近人,还经常自谦又带开玩笑地说:“我只是个画书皮的。”

曹辛之的笔名叫“杭约赫”。一开始,我觉得好洋气蛮西化的!遂联想到李尧棠取名“巴金”、郑振铎取名“西谛”……可是,“杭约赫、杭约赫、杭约赫”我读了几遍,发现另有奥秘,就问可扬。果然,我猜中了,那是曹辛之先生在那个年代,为了体现自己与时俱进的上进心!杭约赫——嘿哟嘿、嘿哟嘿——铿锵有力,劳动者的号子声。



禅影松声  
(篆刻) 裘国强



## 知识与见识

费平

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指人的文化水平,你的知识掌握越多,文化水平不会低到哪儿去。但也存在掌握独门知识却缺乏文化修养的。在一次饭局上听一位老师谈起“见识大于知识”,给人醍醐灌顶之教。见识,见到的事多,接触的事多,所谓“见多识广”。知识是见识里的“血肉”,见识乃知识中的“灵魂”,而一定条件下“灵魂”比“血肉”更重要。一个人的见识,不在学历,而在阅历;不在头脑多灵,而在眼界多宽。某种意义上也是智商与情商的关系。知识是理论性学习成果,见识则强调实践中的认知深化。常言说的“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便是“见识大于知识”的最佳诠释。多读书,勇攀知识阶梯,你会“腹有诗书气自华,胸藏文墨怀若谷”;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你就会“眼观世间雨雪,耳闻天下风雷”。

作响。白求恩大夫却在小庙里紧张而又沉着专注地动着手术,坚持不肯向后方转移。白求恩对劝阻他的人说:“离火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危险,我们怕什么危险。”就这样,两天两夜他始终在手术台上工作着,直到战斗结束。在与白求恩大夫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我的父亲帮白求恩大夫准确及时地翻译着每一句话。他说,白求恩平时待人和蔼可亲,对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特别好,在救治伤员员的紧急时刻,他会把自己的衬衣撕掉当绷带,看到战士们穿着破衣烂衫,他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战士穿上。但在工作中,白求恩就没那么“和蔼”了,他对医务人

员要求特别严格,有时会因为别人的工作失误发很大的脾气,但大家仍很佩服这个严厉的外国“老头”。在晋察冀偏远落后的地区,非常缺少食物,在八路军队伍里尤其如此,基本上没有肉,蔬菜也很少,只有小米、黑豆之类的粮食。白求恩大夫吃不惯小米,我的父亲看到白求恩在紧张的手术救治工作之后端着小米饭难以下咽的样子,就经常跑到野战医院附近的村子里,为白求恩大夫买来烧饼和鸡蛋,想方设法为白求恩大夫改善饮食。我的父亲说:“我把

## 给白求恩当翻译

卢智

烧饼递给白求恩的时候,他特别开心,直夸味道好。”

## 给白求恩当翻译

卢智

1939年9月,在给白求恩医生做翻译的两个月后,白求恩计划要返回美洲一趟,他准备去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八路军军政后抗战的英勇事迹,亲自为抗战中的八路军募集经费、药品、器材和书籍,于是要与我的父亲卢誉驹分手告别了。临转移的前一天,白求恩与我父亲认真谈了一次心。白求恩非常坚定地建议我父亲说:“考虑学医吧,你们八路军队伍里太需要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了,你年轻又有非常不错

## 时尚的变迁

赵款款

以前自己还是个年轻人时,穿衣打扮方面会攒钱买名牌包,热衷出国游,眼巴巴等工资到账,去买昂贵的面霜。那时候大家都穿高跟鞋,和同事相约逛街,踩着尖头高跟鞋也能逛一天。和朋友聚会,美瞳眼线卷发头,至少得提前一个半小时准备。三层蓬蓬纱裙、带流苏的连衣裙、印花蕾丝亮片……大家穿得好像要参演《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是一种心气儿特别高的美!每个人都绷着一口气,当然,确实也经常得吸着气,不然裙子腰太紧,容易绷开。回忆起来,那时候好像空气里都有一股热浪在翻滚。哦,不对,其实是风,风口的风。

现在流行松弛感。大家开始穿小直筒裤、大直筒裤,过渡到阔腿裤。开始穿oversize大廓形,抛弃一切收腰、修身的女性曲线。越年轻的人,穿得越中性。有人说是女性主义崛起,美不该有界限。也有人说舒适最重要,不会再为了美委屈自己。还有人说,哪里啊,只是大家长胖了,不信你试试以前的铅笔裤还能套进去不?

某天下午上班时间,在摸鱼的我也翻了翻自己十年前的照片。那时候确实更年轻,还有胶原蛋白。那时候穿得确实也更精致。踩着高跟鞋,穿XS码的裙子,把腰紧紧勒住,吸一口气,对着镜头笑,露出八颗牙。贴双眼皮,戴着美瞳,眼睛瞪很大。我看着自己,脑子里出现两个字:用力。翻着翻着,又出现两个字:好累。

想起很多年前的中午,穿着掐腰小黑裙,踩着尖头细高跟,手里拎着外套,系一条丝巾,手里端着杯咖啡走在路上,精气神确实很足,但很着急。一切都赶,只争朝夕。怕浪费时间,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天天加班都觉得还不够努力。合上电脑,踩上我的二舅拖鞋,穿着我的阔腿裤,拎着帆布包,该下班了。

## 程应镠先生轶事

孙近仁

《程应镠先生的两首集外佚诗》(见8月10日新民晚报第10版),该文提及在1984年八、九月间,程应镠写给陈仁炳一封短柬中,有回应陈仁炳的一首七律,共四行,是《程应镠文学文存》中所漏收的。程、陈两位先生均为历史学者,而且还都是在解放前民主革命斗争时期的战友。

1948年夏,明史学者吴晗从北京来沪,程应镠特地在饭店宴请吴晗,同时还邀请了陈仁炳同桌。说来凑巧,当年吴晗与陈仁炳同庚四十,故顺便也有祝寿之意。席间程应镠介绍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状况,还谈到了大教联的重要成员孙大雨积极参与民主革命斗争的近况。不料吴晗对孙大雨很了解,也认识孙大雨在北京的朋友,吴晗对孙大雨能走出艺术宫殿,投身民主革命表示喜悦和赞赏。以上所说的大

教联,成立于1946年六、七月间,是由张志让在重庆受周恩来指示而发起成立的,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如陈仁炳、周子周、谷城、沈体兰、孙大雨、张孟闻、刘佛年、程应镠、徐中玉、许杰、顾执中等等都参与其中。大教联在解放前民主革命斗争的严峻岁月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里仅举一例说明之:1947年七、八月间,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国务卿马歇尔的建议,委派魏德迈将军作为特使,前来中国了解民心舆论,以决定对华政策。得到这个消息后,大教联研究决定,由孙大雨执笔起草一份《备忘录》,以之与魏德迈交涉。对此,程应镠在《回忆大教联片断》中有所涉及:“……大雨先生和我那时(按:指1947年八月初至月底期间)都住在绍兴路静园4号周诒春先生家里。周先生去香港时,要

云南政府驻沪办二楼那家烧烤店是友人介绍的。对文字敏感的人,菜单也要饶有兴趣地细读一番。看到“个旧糖粉小肉串”,“个旧”这个地名立刻让我想起个碧石铁路。这条建于上个世纪初,连接云南省蒙自碧色寨、个旧、建水、石屏四地的米轨铁路,除了个旧,其余的三个车站我都去过。据说个旧最有名的烧烤夜市就在火车站烧烤城,夜夜食客云集。没想到在上海能吃到个旧风的烤串。这小肉串的“小”并非虚言,串在一起只有一个手指长短的烤肉,蘸点细白的糖粉,果然别有风味。小肉串的魅力,恰恰在于“小”。招牌的小牛肉串一样型号迷你,肉质坚实又鲜嫩,可见在腌制上是下过功夫的。香辣之味让我在吃完肉后,连盘底的洋葱和土豆粒也悉数扫入口中。年轻时吃新疆的烤羊肉串,穿肉的不锈钢签子一支支像小钢叉,一串将下来的肉足有一小碗,胃口小的人一两串就饱了。大学时去共青森林公园烧烤,买了自行车车轮的辐条来串肉,如今想想真是骇然。买了无法随意饕餮的年纪,“小”真是慈悲,既能多吃几个种类,满足食欲的口欲,又不致因过分奢足而后悔。

鲜菌土鸡锅鸡汤上桌后,服务员将一小篮菌子倾入汤中,其中有我认识的赤松茸、牛肝菌、竹荪和猪肚菇,还有我第一次见的绣球菇。最后加入的是一小撮绿茶一样的干叶,菜单上写的是“茶精灵”。我想倘若

是茶,大火炖煮必然会使鸡汤苦涩,问了服务员,他说是“螃蟹脚”。后来查了资料,原来螃蟹脚是一种桑寄生科槲寄生属植物,生于山地阔叶林或常绿阔叶林中,常寄生在枫香、油桐和柿树上,可作法风除湿的药材。恰好是菌菇季,见手青自然不能错过。这家店的见手青来自马鹿塘。个旧老厂镇马鹿塘村出产的菌子,以红牛肝菌和黄牛肝菌为主,而红牛肝菌正是有名的见手青。我在网上浏览了关于马鹿塘野生菌的资料,其中有一则新闻写道:“马鹿塘出产的野生菌可以从清明节过后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份,而且每个阶段长出来的菌子味道都不相同。四五月菌子味道要淡一点,六月份以后的菌子就逐渐有菌子味,六月份到七月底的菌子就会有奶油香味了,到了九月份以后的菌子,慢慢地就是回甜味。”这段话,拿来写篇云南题材的小说就是很好的开头。

“包烧野生菌”也很妙。野生菌包在碧绿的芭蕉叶中上桌,芭蕉叶切开一个方形的大口,菌子油润的香气扑面而来。我知道“包烧”是傣族地区独特的烹饪方式,它不用锅具,只将食物裹在芭蕉叶中,再置于炭火上慢烤直至熟透。后来问了店长,他说主厨是德宏人,善制傣味。难怪店里现有包烧小菜,连一道凉拌荷包蛋都不甘平凡,煎至金黄的荷包蛋切块调以酸辣汁,汁水里分辨得出木姜子特有的清香味。这种西南地区特有的调味料闻起来仿若新鲜的柠檬加香茅,回味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辛凉。我向往个旧火车站烧烤城的夜市,但在溽热的上海夏日,还是给我这样一家烧烤店吧,让我以半饱的节制,在烤肉和菌子中念旧知新,遥想西南的秘境与风土。

我和宗蕞替他看房子。当时风风雨雨,新陆村已经不能住了(按:程应镠与孙大雨原都住在虹口新陆村,此时程应镠遂邀孙一起住到静园)大雨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为大教联草拟揭露蒋介石贪污腐朽以及暴行的材料送给美国当时派到中国来的特使魏德迈,他晚上工作到深夜,白天打字,一连十几天,工作完了,自己亲自送出去……”可见程应镠见证了这件事的经过。



这份《备忘录》历数蒋政权倒行逆施的具体事实,谴责国民党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不合理措施和压制学生运动的暴行。《备忘录》还附上六十七件原始资料。以作佐证。由孙大雨、吴若安、沈体兰、张志让、陈達等一行人去会见魏德迈,孙大雨用英文向魏德迈陈述《备忘录》内容,并对魏德迈为蒋政权辩护开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程应镠还提及,在淮海战役后,他几乎天天去孙大雨家中,与一些进步教授和学生一起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报道,受到鼓舞。这台具有短波功能的美国制造的收音机,是孙大雨先生用两两黄金的高价购买专门用于收听解放区广播的。那时,大教联的会议、活动,常在沈体兰任校长的麦伦中学举行,程应镠经常与孙大雨一起从新陆村居所相偕步行到麦伦中学,深夜又一起谈论着步行回家,十分融洽。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摩天岭反扫荡战斗中,在为一个伤员做手术时,因不慎划破手指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凌晨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口村逝世。我的父亲卢誉驹闻讯十分难过,回忆起与白求恩朝夕相处的那段短暂经历,伤心了好几天吃不下饭。他说:“是白求恩影响了我的一生,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

## 十日谈

80年:追忆、追问  
责编:刘芳 沈月明

在抗战史迹的采访中,有一个上海故事是我多年来离不开的话题。